

名著名译丛书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汤达 / 著

张冠尧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汤达 / 著
张冠尧 / 译

名著名译
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La Librairie Gallimard, 19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endhal)著;张冠尧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7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675-3

I. 红… II. ①司…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7733号

装帧设计: 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9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 插页 1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2.50 元

前 言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文艺作品，其面世之初或当其作者仍然健在的时代，并不为人理解和赏识，甚至被人歪曲和指责，但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其价值获得举世公认，跻身经典之作的殿堂。荷兰伟大画家梵高的作品如此，司汤达的《红与黑》也如此。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红与黑》第一次出版时，印数只有区区七百五十册，在书店里几乎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引起轰动，招来的只是无情的批判，正如高尔基在为《红与黑》一书写的序言中所说：“司汤达是作家被批评界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极鲜明的例证。”但是作者司汤达却高瞻远瞩，满怀信心地说：“我必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世人所理解。”果不出他所料，今天《红与黑》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列，即使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也拥有众多的读者。曾几何时，在我国结束十年动乱进入开放改革的年代，人们在重新发现西方文学的热潮中，《红与黑》成了广大青年男女阅读的首选，书中主人公于连的斗争和遭遇不知牵动着多少读者的心而为之扼腕叹息。

在作品的卷首，司汤达引用了大革命时雅各宾派领袖丹东的话：“事实，无情的事实。”当时的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没落的封建贵族、极端的保王党与教会的黑暗势力相互勾结，扼杀言论自由，妄图保住自己的特权，富裕的市民阶层则积极投靠，企能分一杯羹。中下层的市民则深受压迫，他们强烈要求变革，打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便是这种阶级矛

盾的一次总爆发。司汤达实际写作《红与黑》的时间，根据考证，当在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之间，无疑反映了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形势。

要了解《红与黑》，必须先了解其作者。

司汤达(1783—1842)出生于一个非贵族的家庭，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全过程。他的少年时代与小说主人公于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父亲脾气暴躁，一心只想赚钱，而作者本人则和当时中下层阶级的年轻人一样，在革命气氛的感染下，热血沸腾。他曾经为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大声欢呼，为雅各宾派激进的言论鼓掌叫好。他并不是革命的旁观者，十七岁便离开学校生活，投笔从戎，随军远征意大利。尔后，又跟随拿破仑帝国的鹰徽，转战各地，横扫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从意大利、德国，一直进军到莫斯科。这个时期的司汤达，意气风发，满以为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胸中的抱负。他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虽然出身卑微，但凭着一股子刚毅之气，从一个寂寂无名的下级军官成为举世无双的法国皇帝，是拿破仑使法国一扫过去的积弊，扬眉吐气。因而在他看来，拿破仑就是祖国的希望，祖国的化身，而效忠祖国就是当时法国年轻一代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复辟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它们联合起来作垂死的挣扎，而由于军事上的失误，拿破仑终于在滑铁卢一役彻底失败。波旁王朝的复辟使被打倒的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沆瀣一气，把法国又拉回到大革命前的黑暗年月。随着大革命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遭到压制。曾经拥护和支持拿破仑的人遭到通缉和镇压。在这万马齐喑的年代，许多人苦闷、彷徨和消极，但司汤达始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从一八一六年便着手写《拿破仑传》，还敢把自己写的《意大利绘画史》献给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他继续支持各国的革命活

动,深信贵族的统治不会长久,复辟只是贵族阶级暂时的回光返照。凭着这种直觉和信念,他思索,他酝酿。终于素材来了。他在一八二七年十二月的一份《法制报》上,看到了一则情杀案的报道,从中找到了《红与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于连·索海尔的原型。

贝尔特谋杀案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全法各报竞相刊登。这件案子在庸俗的小说家手里,一定会被大肆渲染,加枝添叶,写成离奇曲折、哀婉动人的言情小说,但在司汤达笔下,于连却是作家政治思想的载体,小民百姓向复辟王朝冲击、个人向社会宣战的代言人,使《红与黑》的意义大大超乎一般言情小说之上,成为不朽的社会小说。

司汤达将这部作品取名为《红与黑》,其中颇有深意。红代表革命、军功和行伍生涯,黑则代表教士的黑袍、教会和教士的职业。其寓意是从前在拿破仑的帝国时代,年轻人,尤其是并非贵族出身的年轻人,可以参加革命的军队,凭着勇敢和手中的武器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但时移境易,拿破仑失败,封建王朝复辟,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互相勾结,平民青年没有任何出路,只能以教士职业为晋身之阶。风雷叱咤,豪气干云的时代过去了,法国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个性和魄力受到压抑的时期。《红与黑》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明白无误地指出,该书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于连与命运作艰苦奋斗的短短一生,从不同的角度,淋漓尽致地反映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

《红与黑》不是历史,但胜于历史,它以感人的形象,跌宕起伏的情节,再现了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百态。

《红与黑》的情节围绕于连这个主人公展开,书中人物虽多,都不过是主角的陪衬。

于连属于复辟时期出身小资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而又不

安现状、企图出人头地的青年一族。他崇拜拿破仑。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言谈纪录),不惜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将拿破仑的肖像藏在床垫里。他身体瘦弱,不适应体力劳动,在家里备受父亲的责骂和两个兄长的欺凌,并且由于地位卑微,在讲究门阀和关系的社会,简直就没有出头之日。他慨叹道:“拿破仑啊!在你的时代,飞黄腾达要靠战场上出生入死,那多好啊!可是现在却要卑鄙地使穷人苦上加苦!”(见本书第149页)不幸的境遇使他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他要凭着个人奋斗,向整个社会挑战,要轰轰烈烈地生,不想寂寂无闻地死。由于命运的安排,他遇见了曾经在拿破仑军队服役、得过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军医。军医喜欢他,私下教他拉丁文和拿破仑征战的历史。可惜他生不逢时,拿破仑帝国覆亡,凭军功出人头地的路堵死了。他看见城里兴建教堂,教士得势。一个年方四十的神甫居然能爬上高位,能拿到十万法郎的年薪,于是他便下决心要当教士。

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服务于一个目的——出人头地,不仅要摆脱父兄的责打,还要使沙龙里那些毫无阳刚之气的公子哥儿们折服,赢得上流社会贵妇名媛的芳心。因此,尽管并非虔诚的基督徒,却将拉丁文《圣经》读得倒背如流,看不起贵族,却服服帖帖地为德·拉摩尔先生办事,到外地巡视田产,到伦敦执行秘密任务。他和德·雷纳夫人和德·拉摩尔侯爵小姐的两次爱情最初也都是出自征服的心理。从感情上俘虏这两位贵族夫人和豪门千金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要报复贵族们对他的蔑视:我要“当着他(德·雷纳先生)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对,我一定这样做,谁叫他趾高气扬来着。”从这一点看,他的确把情场当成了战场,因为感情上的胜利多少能弥补他不能凭军功取得荣誉的遗憾。事实上,由于征服了德·雷纳夫人,他以平民之身,在

欢迎国王驾幸维里业时却获得了参加仪仗队的荣誉。德·拉摩尔侯爵小姐的委身相与，使他从侯爵那里取得了每年二万零六百法郎的收入、轻骑兵中尉的军阶和德·拉韦尔内骑士的贵族荣衔。而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对他一往情深的德·雷纳夫人在忏悔师的唆使下，违心地向德·拉摩尔侯爵发出了一封告密信，断送了于连的大好前程。于连一怒之下，便发生了在教堂内枪击德·雷纳夫人的那一幕。

于连对枪击德·雷纳夫人未尝不感到后悔，但他不愿乞求华勒诺之流的饶恕。他绝不要求赦免，因为他不愿让反动的教会从他公开表示忏悔中得到好处，抵消伏尔泰反宗教著作所起的“腐蚀作用”。他至死也不低头，这种宁死不屈的刚强意志把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他在法庭上的最后表白，把整个故事推到了高潮，点出了造成他整个悲剧的根本原因：“我看到有些人，他们并不认为我还年轻而值得同情，反而想杀一儆百，通过惩罚我来吓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出身下层阶级，备受贫穷的煎熬，却又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于有钱人引以自豪的上流社会。”的确，他宁愿作为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死去，不愿做乞求怜悯的懦夫而生。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向复辟时期色厉内荏的贵族和贪婪腐朽的教会提出强烈的抗议。

对高踞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教士来说，于连不过是没有地位、无足轻重的农村青年，却不安本分，妄图挤进他们的禁地——上流社会，要求在财富和荣誉的分配中得到一份，无疑是个典型的野心家。这并不奇怪，代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把欧洲大陆各个反动封建王朝打得落花流水、闻风丧胆的拿破仑不也曾被骂为“篡位者”么？历史上不甘被奴役、被压迫而揭竿起义的农民，不也曾被蔑称为“刁民”和“流寇”么？于连的某些手段和行动无疑会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他从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自

觉地代表着被压迫而没有出路的下层阶级,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冲击。他孤身一人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而能以学问和坚强的意志,在矫揉造作、庸俗虚伪、毫无性格特色的贵族子弟当中如鹤立鸡群,不仅在才智上压倒他们,而且在爱情上也战胜他们。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德·雷纳夫人的爱情是两个纯洁的灵魂相互吸引的话,获得侯爵小姐玛蒂尔德的倾心却是他击败贵族女性那种等级观念和狂妄骄矜的表现。

于连并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个人幸福而斗争的一个农村少年,但却体现着中下层资产阶级那种积极进取、寻求个性解放,使本身的价值得到尊重而向封建制度挑战的大无畏精神,这也就是司汤达塑造于连这个形象的用意和成功之处。

司汤达和梅里美是朋友,他们惺惺相惜,在风格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文笔简练,叙事清晰。司汤达的作品没有冗长的环境描写,但对人物内心思想的刻划却不吝笔墨。他不采用夸张和悬念的手法,一切都那么自然舒展,水到渠成。当然,他刻划是有重点的,也就是集中到一两个主要人物身上。书中对于连的心理描写可称淋漓尽致,但又不露个人抒情的痕迹,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也是他的小说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原因。

以上仅就司汤达写作《红与黑》这部小说的来龙去脉,社会背景,以及小说的主人公于连作一个概括的介绍,并无导读之意,而且关于这部小说,书评家们已有不少中肯的论述,读者的慧眼自能见仁见智,作出正确的判断。译者仅竭一己之绵力,尽量将原文的风格和意思忠实地表达出来,但在翻译过程中时感力与愿违,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七年九月于北大

目 次

告读者	1
-----------	---

上卷

第 一 章 小城	5
第 二 章 市长	9
第 三 章 穷人的财产	13
第 四 章 父与子	19
第 五 章 谈判	23
第 六 章 苦闷	31
第 七 章 情有独钟	39
第 八 章 纷纭世事	49
第 九 章 乡村之夜	57
第 十 章 人穷志大	66
第 十 一 章 如此良宵	70
第 十 二 章 一次出门	75
第 十 三 章 镂花长袜	82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87
第 十 五 章 鸡鸣	91
第 十 六 章 翌日	95
第 十 七 章 第一副市长	100
第 十 八 章 王驾亲临维里业	105

第十九章	痛定思痛	118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27
第二十一章	与一家之长的谈话	131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行事方式	145
第二十三章	当官的烦恼	158
第二十四章	首府	173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80
第二十六章	世界或富人之所缺	188
第二十七章	初次经历	199
第二十八章	圣体瞻礼	203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210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	226

下卷

第一章	田园记趣	245
第二章	初见世面	257
第三章	第一步	266
第四章	侯爵府	270
第五章	敏感的心与虔诚的贵妇	283
第六章	说话的口气	286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293
第八章	什么勋章使人身价百倍	302
第九章	舞会	313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324
第十一章	小姐的权威	333
第十二章	难道他是个丹东?	338
第十三章	阴谋	344

第十四章	少女情怀	354
第十五章	难道是圈套?	361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	367
第十七章	一把古剑	374
第十八章	难熬的时刻	379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384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93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99
第二十二章	讨论	404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413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422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本分	429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爱	436
第二十七章	教会肥缺	440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444
第二十九章	苦闷难熬	448
第三十章	剧院包厢	452
第三十一章	要她害怕	457
第三十二章	老虎	462
第三十三章	弱者遭殃	468
第三十四章	聪明人	474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481
第三十六章	案情经过	486
第三十七章	塔楼之囚	493
第三十八章	权贵	498
第三十九章	幕后打点	504
第四十章	心境平和	509

第四十一章 开庭审讯.....	513
第四十二章.....	520
第四十三章.....	527
第四十四章.....	533
第四十五章.....	541

告 读 者

本书即将面世之际,适逢七月事变^①,国人无暇他顾,形势发展不利于书报之刊行。然本书脱稿于一八二七年当无疑义^②。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巴黎市民起义,推翻波旁王朝,查理十世退位,旋由路易-菲力普所代,史称七月王朝。

② 事实上,司汤达萌生创作本书之念当于一八二八年在《法制报》上看到一则案情之后。写作或脱稿当不晚于一八三〇年初。——原编者注。

上 卷

事实,无情的事实*

丹东

* 此语可能出自法国大革命时激进派领袖丹东之口，亦可能为作者所杜撰，下文尚有类似之处。